

tiff. 2014 多伦多国际电影节报道(上)

■文/图 本报洛杉矶特约专家邱可平 Keping Qiu (kepingqiu@gmail.com)

第39届多伦多国际电影节(9/4-9/14)已经闭幕。据电影节统计报告,今年注册人数比去年增长7%,超过5000人,创下电影节有史以来最高纪录。他们分别来自80个国家,其中人数显著的增长来自中国(217%),南非(59%)和美国(16%)。参展的电影总数为392部,其中284部长片,108部短片。在13部庆典(Gala)和46部特别放映中,包括了37部世界首映。本届产业代表包括了1900个买家,媒体的参与和产业展映也大大扩大。中国包括中港台三地的参展的电影也有不少:张艺谋的《归来》,王小帅的《闯入者》,宁浩的《心花路放》,许鞍华的《黄金年代》,甚至包括了两部重新修复的经典老片:胡金铨的《龙门客栈》和吴永刚阮玲玉的《神女》。多伦多电影节对中国电影“国宝”《神女》的独特展映深深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和热情。

《神女》的琴声——对话即兴伴奏钢琴师奥枚拉



题字:许南明

9月8日下午在多伦多电影节的总部Bell Lightbox星光宝盒影院放映了由中国电影资料馆提供的《神女》。电影节的杰西·文特(Jesse Wente)介绍,这是从已知的幸存的绝无仅有的一个拷贝中重新修复出来的DCP2K D-Cinema影片。他为这部片子做了书面和放映前的专门介绍。他称这部1934年由吴永刚导演、阮玲玉主演的88分钟的影片为中国默片时代的里程碑。

我在电影开映前的几秒钟才冲进了电影院。影片开始不久,可以意识到背景有轻轻的钢琴声,以为是在放录音,大概在三分之一后,才意识到在银幕下影厅的一角,有一架三角钢琴,有人在弹琴。这是一个约200人的影厅,星期一下午2:45,坐了至少2/3的人,可观的上座率。影片结束后,



不少观众围过来感谢钢琴师,一位说,他在中国看过好几遍,没有一遍看完,而这一次,琴声使他第一次看完了《神女》。另一位说,琴声给了影片一种动态的活力。

我和钢琴师威廉·奥枚拉(William O'Meara)穿越了电影节川流不息的人群,在电梯旁找了个相对安静的地方席地而坐,进行了一次访谈。奥枚拉是多伦多电影节专门聘请来为默片《神女》伴奏的钢琴师。作为一个默片钢琴师,25年内他为300部默片做了即兴伴奏。这些默片包括了美国、俄国、中国、中国香港、日本、法国、德国等地的默片。

问:你在为《神女》伴奏之前,看了《神女》几回?

答:三回。这些场景就留我的脑海里了。你不需要知道了解每一个细节。两三年前,第一次看《神女》,当时看了两到三遍。这一次,电影节提供了DVD,又看了一次。

问:即兴吗?

答:完全即兴。这是一个可以训练的技巧。学习如何为电影即兴配乐,就像学习如何在公众面前演讲,学习如何做厨师一样。烹调大概是最好的举例,因为每个人都懂得吃。如果你是一个好厨师,你了解掌握了所有的原料,菜谱,调

料,你知道如何搭配,你知道亚洲菜该下什么香料,法国菜该下什么香料。音乐也一样,我研究所有的作曲家,看他们是如何将所有的元素放到一起,有什么技巧,这些都在我脑子里。当我看到一部电影时,我考虑用什么元素。

就《神女》这部影片而言,我觉得音乐情感是云,不是四方的,不是清晰的形状。

问:在你脑子里是云?

答:是的。我不想音乐太清晰。我希望音乐有各种不同的声音,你不能清楚地分辨出它的主旋律,但与此同时,让韵律驱使你向前。我不希望音乐过于具体,除了个别场面,她和她的儿子在一起,我希望这时的音乐突出特别,温柔温馨。在这部电影中,最重要的、强调的是,她是母亲。她首先是一位母亲。这是电影的目的。人们歧视她,因为她是妓女,以她的谋生手段评判她。导演企图说明,这些人是人,是母亲。我通过音乐使她更人性化,使电影成功地被每个人接受。整个音乐,都像是闷闷的“嗯、嗯”,像云团,你不能将他们拢在一起,音乐走向不同的方向。只有在她与儿子在一起的时候,音乐走到一起了,变得温柔。我以为我成功了。

问:你已经很成功了!我留意到中国民歌“茉莉花”用在了儿子在学校的表演中。

答:我自己做了搜寻和研究。我的理解是,电影是中国电影,但主题是普世的、全人类的。所以,我并不打算使用中国音乐,但当孩子出来唱歌的时候,我用了中国歌曲。

问:注意到你没有使用“卖报歌”。你不想显得是为影片配乐,你想尊重默片,与它保持一定距离,是吗?

答:是的。你必须保持一定距离。如果我变得太重要了,我就变成这个秀本身了。而我不能成为这个秀。如果看完电影,人们对我说,“我完全忘记了你的存在。”这对我来说,是最高的赞誉,说明电影和音乐已经融为一体。电影终场,人们猛然发现,“哦,这儿还有个钢琴师!”这对我来说是很美妙的。说明我变成电影的一部分。有时,当我觉得行的时候,我可以感觉到观众也感觉到了。今天我不止一次感觉到:“对了!”

另外,我的音乐企图捕捉的是她的愤怒。这是一位母亲,尽自己一切所能来做一位好母亲。但人们不尊重这一点。在音乐里的某些地方,我企图表现这个女性非常



愤怒。她是一位母亲,她在保护自己的孩子。这是非常自然而且强有力的情感,她的愤怒是全人类的。这使她更人性化。观众中有母亲,可以认同这种感觉。意识到,她不是一个妓女,而是一位母亲。我的愤怒的音乐使得人物更为真实,使她更人性,人们会更同情她,电影企图传达的信息就能达到目的。

当影片进入尾声,法官宣布她的判刑时,我没有给予任何音乐。人们一般视司法机关为神圣的社会支柱,一般会给予坚实的音乐,但我没有给判处女主人公徒刑的法官任何音乐。因为在这里,体制是弱者,而她是强者。他们有偏见,哦,一个妓女。12年。她反正是一钱不值。我使他们的音乐弱,让她的音乐强,以此来表现谁更重要。

音乐是语言,不仅仅是感受

“你是怎么做的?”奥枚拉说这是一个多年来,人们常常问他的问题。他回答:“作为一个音乐家,我研究音乐。但人们有误解,甚至我妻子也以为,音乐家只是感受事物。不对,音乐是语言。不但是西方音乐,而且是中国音乐,有一定的技巧,使用一定的工具来做音乐。饮食大概是最好的例子来解释。每个人都理解饮食,到不同的餐馆,尝试不同的食品,美国餐,亚洲餐,还有欧洲菜,比利时,德国餐,意大利餐,马来西亚餐,理解其中不同之处,就是看你如何使用和搭配其原材料。音乐一模一样。”

“我经常分析音乐,研究如何把他们放在一起。我猜测,就像建筑师,研究如何把一座建筑物建起来一样。比如,当我为喜剧默片配

乐的时候,我有一套完全不同的语言。我可能寻找1920年代的音乐。如果我做中国喜剧可能会加入中国民间音乐。比如快活的农夫的音乐,学习和综合它们。听众会感到是电影的一部分。

有一些准备,但要有太多的准备

“有很多研究可做。但是我发现,最好是有一些准备但要有太多的准备。如果你准备得太多,你会失去那兴奋感。那种现场的,面临观众的,我不知道要怎么做的感觉。你要保持一点紧张感,有一点肾上腺素的冲刺,从而达到最好的状态和效果。这样你活在那一瞬间,那一秒钟,让音乐与影片配合,那一秒钟可以很长。这是一个非常创造性的工作,我从中得到很大的乐趣。

人们的音乐品味会改变,但默片永远不变

奥枚拉指出,现在很少领域作即兴,除了默片之外,大概就剩下爵士乐了。古典音乐在200多年前就失去了这个传统。当时,古典音乐即兴也是非常普遍的。现在,每个人只是读谱。

一个有趣的问题:他们即兴什么?“如果一百年后他们为这个电影做即兴,我可以保证,音乐会很不一样。”奥枚拉说,“因为人们的音乐品味会改变。如果你60年前放这个电影,当时即兴和我今天的即兴又很不一样了。因为人们的耳朵改变了。我们的食物与一百年前不一样了。(插话:我们吃垃圾食品。)很多的垃圾食品!相比一百年前,我们不再起同样的房子。我们的衣服改变了,样式改变了,音

音乐也一样。”

“而默片永远不变。”奥枚拉热情地说。“像中国的京剧,风格化,仪式化。可以改变的是音乐。默片像一张空白的画布,你可以随意画,只要是画图像就行。默片还可以比喻几千年历史的宗教仪式,仪式不会改变,而音乐会根据新一代人的品味而改变。”

最后奥枚拉说,“还有一个有趣的,演员在世,他们不能对音乐有什么发言权;如果导演还活着,他一定说,你不可以这样,你不可以那样。而现在,我们不约而同地大笑。“我爱配什么配什么!”

奥枚拉毕业于多伦多大学的音乐学院。他擅长钢琴和风琴。他的表演时间表排得满满的。十月底,他将赴艺术节之城的蒙特利尔市为1925年的黑白默片《歌剧院的幽灵》用管风琴做即兴伴奏。音

乐厅2000座位的票已经售罄。尽管这部著名的默片已经改编为百老汇的脍炙人口的歌舞剧,而且还搬上了电影银幕,但奥枚拉将完全脱离歌剧的音乐做长达两小时的即兴伴奏。

奥枚拉每一次对一部默片的即兴伴奏,都是对该默片的一次新的诠释,注入新的生命,包括中国的默片经典《神女》。然而,他竟然没有录下300部默片的即兴伴奏中的任何一部,包括那天《神女》的伴奏。每一次的即兴伴奏就像一次不可复制的绝响,随风而去。

坐在地上我有幸把着手教了这位身怀绝技的音乐大师如何用iPhone来录下以后的即兴配乐。

(邱可平发表过的文章可在其网站www.chinema.com找到)